

海內華人？台灣人身份政治中的祖先 論述

Overseas Chinese at Home ? The Ancestor Discourse in Taiwanese Identity Politics

石之瑜 *Shih, Chih-Yu*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國家與祖先的結合，就成其為當代民族國家的濫觴；國家與祖先的分離，則是海外僑民的遭遇，亦即不居於祖先之國之人的遭遇。海外華人的祖國是不是一定要是中國呢？這個問題在李總統時代就已經提上議程。台灣作為一個華人國家，儘管不屬於政治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一樣可以當海外華人的祖國嗎？台灣作為華人因而與中國人作為華人，以及海外華人作為華人的意義不同。所謂海外華人，只能是指其僑居地不是華人國家，而是由其他種族所主導的主權國家，但其祖先則是來華人國家的那些海外僑民依照過去台灣所流行的論述，台灣人是中國人的正統，是海外華人的祖國，這種定位，稱之為復興

基地，則台灣人不宜以華人自居。但依目前流行的論述，台灣人是華人，但不是海外華人，又不是中國人，可以是若干海外華人的祖國，自己的祖先又另有所出之國，並非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之中國。基於此，台北政壇對台灣人的身分定位，可稱為是海內華人。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reconstructs the ancestor discourse to transform Taiwan into an overseas Chinese state. This began with President Lee Tenghui. However, overseas Chinese who used to identify Taiwan as their motherland respond by shifting their loyalty toward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wanting to maintain overseas Chinese' loyalty will have to represent Taiwan as a motherland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s a result, whether or not the Chinese mainland is a motherland of Taiwan becomes a politically touchy issue. This paper reports the ambivalence of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toward Taiwan's self-identification as an overseas Chinese state.

關鍵詞：海外華人，身分，李登輝，台灣，祖先，原住民族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identity, Lee Tenghui, Taiwan, ancestor, aboriginal identities

壹、前言

2003年最震撼人心的，恐怕是SARS的疫情肆虐廣東、山西、北京、香港、新加坡、多倫多、台北與高雄等等城鄉地區。在台灣除了因為公共衛生體系應付乏力，領導統御與溝通協調失靈，醫護人員的信心與士氣受到嚴重打擊，從而引起社會上下的共同憂慮之外，當時還促動了一個潛在已久案外案的爆發，質言之，就是台灣人與中國的關係是什麼。互貫疫情前後期，《自由時報》的社論就呼籲各界，要藉此機會擺脫中國的羈絆，確立台灣外於中國的地位。¹《自由論壇》的投書中，對於類似這樣的主張有許多熱烈的呼應。²不過，由於《自由時報》向來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抱持嚴厲的反對態度，因此會從SARS聯想到兩岸的定位，並不令讀者感到意外。將這個老問題提升到高潮的是《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爲了因應香港《蘋果日報》登陸台灣，在版面與編輯方針上力求調整，開闢了一個名家專欄，聘請在黨派與國家定位上立場迥異的知名作者，輪番撰稿，其中一位立場鮮明的學者陳芳明，藉著這個專欄旗幟鮮明地向中國表達抗議，他在一篇題爲〈除了飛彈瘟疫，中國給我們什麼？〉的評論中寫到，

台灣在退出聯合國以後，各種國際困境與危機的滋味都已嚐遍。在孤立的狀態下，台灣人仍然能夠以自己的力量創造政治奇蹟與經濟奇蹟。我們也相信，台灣社會絕對有信心能力來克服這次疫病的侵襲。我們更加相信，全民防疫運動所建立起來的團結意識，將可為未來的台灣

¹ 社論，〈鐵腕執法並隔離中國才能徹底除疫〉，《自由時報》，2003年5月22日3版；〈後SARS時代朝野應徹底調整兩岸關係〉，《自由時報》，2003年5月25日3版；〈台灣民主並不是疫情失去免疫力的癥結〉，《自由時報》，2003年5月21日3版；〈勿幫中國製造助台抗煞秀——國際社會應同聲譴責中國〉，《自由時報》，2003年5月26日3版；〈中國步步進逼 朝野應停止內耗一致對外〉，《自由時報》，2003年5月30日3版。

² 曾道雄，〈SARS與匪諜〉，《自由時報》，2003年5月27日19版；李筱峰，〈誰在散佈「中國是台灣的一省」？〉，《自由時報》，2003年5月26日19版；張毅，林冠志，〈看清中國的狼毒〉，《自由時報》，2003年5月24日19版；言真，〈全面台灣正名〉，《自由時報》，2003年5月25日19版。

打造出更為健全而健康的環境。請問，除了飛彈與瘟疫，中國還有什麼？

3

在台灣主張統一的精神象徵許歷農將軍，顯然無法堅持讓《中國時報》刊登他反駁陳芳明的文章，轉而求助於《聯合報》。在《聯合報》的「民意論壇」中，許歷農先表明「主張國家統一」，認為「應該好好培養兩岸血濃於水的同胞感情」，既然「兩岸同胞本是同根」，就「不要在兩岸之間彼此輕蔑製造敵意」。許歷農接著引述他的孫子來回答陳芳明：

中國有和我們台灣同胞同一祖先，同樣優秀的 13 億人口，有比台灣大 266 倍，將近 1 萬平方公里的錦繡山河，有兩岸同胞共同祖先經營累積的 5 千年歷史文化，有 2869 億美金外匯存底，有每年排名世界第一的百分之八的高經濟成長率，有即將送人進入太空的高科技，還有...⁴

對於這樣的答覆，陳芳明感到不能接受，因為他關心的是「一個國家有沒有尊重人權，有沒有容許言論自由，有沒有民主生活方式，有沒有建立現代文明的政府。」，所以許歷農看到的對他而言，都不是關鍵的：

...使 10 億以上人口吃飽，當然是成就非凡。然而統治者這種觀念，是不折不扣的「養豬哲學」。中國人民並不是吃飽為滿足，他們要的是民主自由，要的是言論空間...。台灣擁有的，中國絕對沒有。我們擁有許多政黨，擁有言論自由。我們容許敗選者可以上電視罵人，容許台灣倒楣時資金大量外移，容許公開稱頌中國貶抑台灣，容許在野黨有捲土重來的機會。⁵

他們兩位對中國與台灣現狀的描述或讚揚，不但彼此很難說服對方，想必另外有很多人都不能同意他們，然而在他們的對話中，不僅僅只有關於事實的認定，還有各自出發點的迥異，在這一點上，他們根本沒有對話，也就使得他們對於事實認知的差距，失去共同的參考依據。簡言之，陳芳明是從國家體制切入，觀察兩岸的政治經濟現代化能否符合西方先進社會熟悉的標準，進而從

³ 陳芳明，〈除了飛彈瘟疫，中國給我們什麼？〉，《中國時報》，2003 年 5 月 11 日 4 版。

⁴ 許歷農，〈中國還有什麼？台灣又有什麼？〉，《聯合報》，2003 年 5 月 14 日 15 版。

⁵ 陳芳明，〈台灣當然還需努力〉，《聯合報》，2003 年 5 月 15 日 15 版。

一個類似外國的位置評論中國的對台政策。許歷農並不是在這一點上駁斥陳芳明對台灣人權、文明、自由等指標的評價有問題，而是另起爐灶，把焦點轉移到兩岸之間共享的祖先、血緣、歷史方面去。而陳芳明的再答覆，對於血緣的問題絲毫沒有碰觸，寧可堅守在西方的國家論述中。可以說，他們的辯論，是各說各話。

國家與祖先的結合，就成其為當代民族國家的濫觴；國家與祖先的分離，則是海外僑民的遭遇，亦即不居於祖先之國之人的遭遇。陳芳明與許歷農所沒有能盡情對話的部份，才是他們辯論的深層意涵所在。亦即在台灣人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定位上，到底是屬於一個民族國家內部的問題，還是中國人與海外僑民之間的問題？更具體的問，即台灣人是僑居在台灣的海外華人，還是一個海外華人視為祖國之所在？除了這兩種看法之外，當然還有人主張台灣漢人與南島民族已經混血，又雜有日據時代留下的混血，新近更有大量南洋新娘下嫁台灣，所以台灣人已經不是漢人或華人。⁶

台灣人是華僑所認同的祖國人民，還是海外華僑的問題，影響到僑務政策，大陸政策與外交政策。⁷華僑與祖國的關係與規範為何，既涉及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又涉及一般海外華人與台灣的關係。

貳、李登輝總統開啟的華人論述

最早在台灣隱然以海外華人自況的政治領袖，當推前總統李登輝。他在1990年就職演說中，曾表示要在6年內帶大家回大陸。⁸這個說法與反攻大陸的立場未必抵觸，但之後的發展，也讓人理解到，這同一個說法，與台灣人作為海外華人的立場也不抵觸。等到6年後的第2次就職演說，李總統特別提到

⁶ <http://taup.yam.org.tw/announce/9911/docs/24html>，莊萬壽，〈台灣文化困境與國民意識建構之芻議〉。

⁷ http://www.future-china.org/csipf/activity/19990606/m9906_02.htm，朱滋源，夏誠華，〈華人·中國人·台灣人〉。

⁸ 胡文輝，〈中共如果放棄一黨專政李登輝：國民黨隨時可回大陸設立組織〉，《聯合報》，1990年5月8日1版。

台灣已經走出了中國的專制、貧窮、封建與落後，⁹才比較更明確地聽出來，他不再把台灣視為是「中國」這個概念範圍中的一環。他在第一任當中所提出的種種口號，至此才更顯得具有方向性，其中包括「2100 萬人生命共同體」、「立足台灣，胸懷大陸」、「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與「新台灣人」等等，¹⁰都可以用來作為兩面陳述，一方面似乎不與過去台灣自我定位為復興基地違背，另一方面又蘊含了往新的國家定位邁進的可能性。

李總統的大陸政策論述，同時出現國家論述與祖先論述，但這兩種論述是分開的，不是相互構成的。李總統所帶動的國家論述轉變，可說是海外華人意識在台灣的萌發。在他領導之下，中華民國的主權範圍與中國逐步脫鉤。最早的行動是透過修憲，停止對中國共產黨的戡亂，¹¹因此而看出來，李總統對台灣已經不採取「復興基地」的自我定位。根據復興基地的論述，台灣與大陸是內戰中誓不兩立的雙方，進行著有你無我的政治鬥爭。現在根據《國統綱領》，「台灣與大陸均是中國的領土」，但因為終止了動員戡亂之內戰關係，台灣等於片面宣佈中華民國政府所在之地，不代表中國。而台灣與大陸的關係，依照《國統綱領》，應當屬於對等的官方。且既無內戰，就應當「在國際間相互尊重，互不排斥」所以雖然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但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而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但卻對等的政治實體，將來果要統一，必須創造協商的有利條件。

在李總統卸任後，曾在回憶到自己的思路時，特別強調「存在」對他施政的重要性，所謂存在是一切的基礎，指的就是台灣在國際上能獨立於中國而存在。¹²這裡最含混的一點，就是中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雖然李總統願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大陸，¹³以便換取北京政府對台灣地位的認可，但他始終在任內沒有直接推翻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從而維持住中國與中華人民共

⁹ 李登輝，〈第九任總統就職演說全文〉，《中國時報》，1996年5月20日2版。

¹⁰ 李登輝，《台灣的主張》（台北：遠流，1997年）；《經營大台灣》（台北：遠流，1999年）；《亞洲的智略》（台北：遠流，2000年）；《寧靜革命》（台北：新政府新聞局，1994年）。

¹¹ 洪金立，〈配合戡亂即將終止政策指示 內政部總動員 召開修法會議〉，《聯合報》，1990年5月24日2版。

¹² 《台灣的主張》，頁126, 128, 282；《經營大台灣》，頁246。

¹³ 李登輝，鄒景雯，《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台北縣：INK，民90），頁230。

和國的區隔。因此，一方面台灣是一個主權實體，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另一方面又屬於中國。做為主權體的一份子，台灣人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是海外華人，但對於中國而言，又不是。

假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華人的祖國，則台灣人便也應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祖國，只不過目前已經另外組成新國家。就在這一點上，李總統仍然防衛地很謹慎，從不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成是華人的共同祖國。他將中國視為是地理的、歷史的與文化的，但絕非政治的，因此台灣做為主權體的地位獲得保護。在第一任總統將近尾聲之際，李總統對國家統一委員會發表講話，他主張，「我們歷來以維護及發揚固有文化為職志，也主張以對話作為兩岸交流的基礎，提升共存共榮的民族情感，培養相互珍惜的兄弟情懷」。這些談話說明了，李總統將台灣與大陸都看成中華文化的傳承之地。但是要在這個文化的基礎上談統一，他則要求大陸先承認台灣的國際主權地位，因為「炎黃子孫須先互示真誠，不再骨肉相殘」，才能「化干戈為玉帛」。¹⁴

可是，一旦中國不是主權體，就當然不是海外華人祖國之所在，則儘管台灣屬於文化中國，卻又不能歸屬於主權中國。原本內戰狀態下，台灣仍可宣稱是海外華人的祖國，俟內戰終止，台灣放棄中國代表權，就不能說自己是海外華人的唯一祖國。這個問題在李總統任期之初就曾經浮現過，當時是在籌備國是會議，就有人主張縮小僑務的範圍，縮減僑務經費，首先必須排除有雙重國籍者，如此僑務所指就侷限於從台灣甫出國門幾年的台僑而已。海外華人向來認同中國為祖國，過去親台灣的，就認同中華民國。如今，外交部則明確定義中華民國領土範圍為台澎金馬，¹⁵當中華民國自己說不能代表中國時，渴求認同中國的親台僑民，為維繫對中國的認同，就不得不將對台灣的認同，延伸至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確保自身認同想像的完整性。不論從形象、實力、尊嚴的角度看，大陸作為海外華人認同的可欲性，大大超過台灣。於是海外華人認同的大規模流動，配合大陸的改革開放所吸引到的回歸人潮，很自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成為海外華人的共同祖國所在。台灣既不是代表海外華人的祖國，

¹⁴ 對國家統一委員會講話，1995年4月8日。

¹⁵ 外交部國情資料國情說明，<http://www.mofa.gov.tw/newmofa/taiwan/taiwan1.htm>

又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只能自外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種心態在原本政治立場可能迥異的人身上都看得到，關鍵在於人們是以海外華人自居。新近比較著名的兩個例子是章家敦與龍應台。章家敦僑居美國，對大陸的落後不遺餘力的揭露與批評，並認為中國遲早要崩潰，他對於台灣獨立寄與同情，奉勸台灣要慎防自己成為中國崩潰時的犧牲品。¹⁶龍應台則是反對台灣獨立，但在她驚訝上海榮景之餘，批評這些榮景是集體利益犧牲下的表徵，她寧願不要這樣的進步與壯觀。¹⁷與李登輝相比，他們三人代表分別日本、美國與德國的海外華人身分，即使在其他問題與風格上迥異於彼此，卻在面對中國時流露出類似的不安，即擔心被自己的中國身分所羈絆。¹⁸

李總統在第二任期間，除了強調自己經由全體台灣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無異於通過公民投票形式，揭舉了台灣主權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¹⁹他又經由海峽交流基金會釋放兩岸是「分治的中國」提法，之後更明確提出著名的「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定位，來規範大陸與台灣的互動。雖然沒有成為國家正式文件，但執政的國民黨則通過決議，採納後者的表述。「國與國」的定位當然加速了海外華人認同的流失，也就突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海外華人祖國的地位。台灣內部的修憲工作持續開展，在李總統卸任前夕，先後完成了凍結台灣省級政府、廢除國民大會等步驟，以從制度上確保台灣與大陸之間，不再具備有重疊之處。

李總統的大陸政策論述因而是一種華僑主義的精緻表現，一方面表現出台灣人已然與世界文化融合，沒有停留在固有傳統中；二方面承認受中華文化的影響，也是廣義的中國人；三方面居於中國主權之外，另外歸化成其他主權體之成員；四方面認為自己已經超越祖國的文化，擠於先進之林；五方面願意幫助祖國發展，甚至曾設想六年內要回歸。既然沒有華僑會提倡自己所歸化之國

¹⁶ 羅嘉薇，楊湘鈞，〈章家敦：大陸危機來自政治惡鬥〉，《聯合報》，2002年3月9日13版。

¹⁷ 蔡惠萍，〈龍應台返台「這回是去刺探軍情」〉，《聯合報》，2001年7月3日13版。

¹⁸ 但之後，龍應台適應的最快，她先任職台北市文化局長，與上海大量接觸，她的文字觸動成千上萬的大陸讀者，卸任後，她又與德國夫婿離異，這時她重新浸淫在中國文化的氛圍中，但她沒有選擇進入大陸，近鄉情怯地暫居香港，並繼續撰文以台灣的民主來對照大陸，使得她益加接近大陸的步伐，不會模糊了她身在大陸之外的發言位置。

¹⁹ 《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頁230。

家，要對中國主張獨立，因為沒有必要，故李總統的華僑主義論述精華所在，就在於所有看似反對統一，追求獨立的政策，都不以台灣獨立名之，畢竟在他看來台灣已經獨立，名字叫中華民國。以致於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沒有他明確違背的觀點，在台獨立場上，也沒有他明確推動的證據。是等到了他卸任之後，才益加主張用新國號來完成獨立建國。

海外華人作為自我定位的表面化，在民國八十九年之後迅速的蔓延開來，當時以台灣獨立為根本信念的民進黨取得政權，將中華民國視為是台灣目前的名字，其範圍不及於大陸，其僑務政策也以台灣僑民為重點。當政府官員均在觀念上領導調整，直接讓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於中國，以便使台灣獨立的理念免於受到文化中國的羈絆時，他們諸君之中，便沒有人敢於公開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因為他們自己都主張，在國際上，中國人指的已經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²⁰加上台灣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共同祖先，故相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就讓台灣人確立了海外華人的位置。為了確保自己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進黨政府要員，乃至於總統，均開始以華人自況。他們沒有進一步澄清的，是他們作為華人，是不是就是海外華人。

參、國家導向的祖先論述

作為一個獨立主權體，如何凝聚國民意識一直是李總統以降的領導人所關切。如果台灣人與大陸人的共同祖先意識太濃郁，難免妨礙國家獨立之發展，因此如何在祖先意識上，能與大陸人有所區隔，是台灣作為華人國家定位的重要基礎。早先在復興基地的自我定位下，祖先區隔不但不重要，反而視為禁忌，作為復興基地的正當性，恰恰在於繼承了中國的正統，如果在祖先的身分認同上與大陸分開了，就沒有在內戰中賴以號召人心，或建立自我尊嚴的歷史根

²⁰ 沒有軍官或國防文職首長在回答自己是不是中國人的問題上，敢於直接回答，唐飛說自己是「中華民國的中國人」，湯曜明說是「中華民國國民」，伍世文說自己「祖籍廣東」，陳必照說「要看定義」。李志德，〈湯曜明：違憲主張不會聽從〉，《聯合報》，2000年6月2日2版；〈台灣人？中國人？伍世文：我祖籍廣東陳必照：看定義再說〉，《聯合報》，2000年6月8日2版；高凌雲，〈首度施政總質詢 唐飛：有條件認同統一〉，《聯合報》，1990年7月4日1版。

據。早期國民黨領導階層反對以「我國」自居，把大陸當成外於中華民國的對象，就是擔心這種看待自己的方式，會摧毀中華民國的正統性。²¹如果中華民國不能是外於大陸的我國，自然也就不能在祖先意識上大作文章。一直到今天為止，在僑務委員會的網站上，還保留著這樣的遺跡，使人對於兩岸人民共同的祖先意識，充滿著期盼，好像在今天仍然能發揮什麼道德作用。可能正是由於這樣的提醒無所不在，祛之不盡，才有了在祖先身分上必須建立新論述的必要。

祖先政策的演變，首先是在憲法層次表現出來。自 80 年代以來，原住民族的正名運動呼聲日高，以喚起民族意識。²²在修憲過程中便將「原住民族」概念正式納入憲法文字——「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但原住民族的提出並不見得有助於原住民族對中華民國的認同，反而可能強化其民族意識而質疑漢人統治的中華民國。不過原住民族的概念受到引用，卻是站在漢人的立場來理解的，畢竟原住民族的法律概念之下又有不同的民族認同，他們之間的區別為何，國家並不在意，相反的，卻可以區別更為細微的漢人之間的差異，並用政策分出三個族群。他們加上原住民族，就變成四族。四大族群的提法較早是來自葉菊蘭與林濁水，²³這個名詞後來成為外交部對外網站介紹中華民國的第一頁，²⁴儼然構成當前官方對台灣人的分類。2003 年起，教育部表示未來將以立法與加強教育內容，來推行將國內四大族群語言，都列為國家語言的政策。

漢人的三個族群是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外省人後來又更名為新住民。新住民這個詞凸顯出原住民族概念的不可或缺，因為沒有原住民族在先的話，新住民就不能稱之為新住民。而新住民卻對於區隔兩岸之間的祖先意識，起了論述上的關鍵作用。這是為什麼即使原住民族四個字在民族分類上不倫不

²¹ 沈昌煥在國民黨第 13 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 43 次會議之發言，見〈與會同志發言速記錄〉稿本，1989 年 6 月 14 日。

²² http://www.apc.gov.tw/01_message/02_history/history_25.asp，台灣原住民族運動回顧研討會通告。

²³ 張茂桂，〈新台灣人之非論〉，http://www.peace.org.tw/ethonns/ethons_adage04htm

²⁴ 見註 15，但新聞局則仍稱外省人，且列出原住民十一族。

<http://www.gio.gov.tw/info/vot/01people/index.shtml>

類，官方卻覺得使用起來的心應手。對有的原住民族成員來說，原住民族的身分定位代表了漢族中心主義的觀點，把差別大的部份抹煞，把差別小的部份擴大，只對漢人之間的語言、政治差異敏感萬分，卻對於原住民九族，或十族，或十一族，或十四族之間的宗教、習俗、語言、生態視而不見。故或謂：

「四大族群說」是黨派與政客不符事實的說法。如果漢人可分成閩、客及外省人，那麼台灣原住民族是不是也更應細分為泰雅、魯凱、排灣……等。台灣原住民族完全無法接受如此不科學及不尊重原住民族文化歷史的荒謬說法！²⁵

從個別原住民族的角度抗議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原住民族對於漢人來說的意義，在於能區別出新住民，所以原住民族之間的差異當然不重要。原住民族作為憲法上的一個族群，恰恰在於「原」這個字所隱含的祖先意識，凡是在漢人祖先來到台灣之前的人，都是原住民族。對於漢人而言，他們自己祖先抵台的時間點，已經能夠充分確認自己的身分。而最晚來的外省人，就也可以用祖先來台的時間，特別區隔成一個族群。祖先來台時間的早晚，一旦成為最重要的祖先意識依據，則原本外省人在大陸上的族群差異，不論是屬於滿蒙回藏苗瑤等等哪一支，都變成一個族群。這是為什麼外省人作為一個族很奇怪，不僅其內涵蓋了不同的種族，甚至還跨界限讓廣東客家人與台灣客家人分屬兩族，讓福建閩南與台灣閩南分屬兩族。而新住民這個身分概念卻沒有這樣的缺點，甚至非常準確地點出了為什麼外省人屬於同一族，即他們祖先抵台的時間相接近。由於新住民作為族群識別的作用很重要，其所根據的原住民族概念就不可或缺了。

在原住民與新住民之間帶有普遍性含意的就是本省人，他們沒有被祖先來台的時間決定身分名稱，祖先來台的早晚，是用來識別其他少數族群的。故本省人雖人可以戲稱為老住民，但事實上沒有被這麼稱呼。²⁶不過，他們祖先的經

²⁵ <http://www.ching-tide.org.tw/history/knownwpaper/abo.htm>，莫那能，「我們不是番，我們是台灣的主人」，《認識台灣歷史教科書參考文件》。

²⁶ 老台灣人之說不徑自走，見何振忠，〈愛心之旅座談 政治問題掛帥 連戰：我這個老台灣人將擁抱新台灣人〉，《聯合報》，1998年12月16日3版。

驗仍然獲得重視，因此傳說中閩客械鬥的先民墾殖台灣史，就成為區別閩南族與客家族的理由。四大族群的祖先想像經由如此界定之後，就都成為有根源，並可回溯的所謂族群。原住民族與新住民回溯起來，源頭紛雜流變不能一言以蔽之，但正因為創意地採取了抵台時間為分界，紛雜的源頭突然變成單一的了。民族想像中最根本的就是祖先源頭，建構共同祖先乃是喚醒民族意識的主要手段。台灣眷村文學被凸顯成一種典型，有效地鞏固了眷村作為小中國，²⁷眷村居民作為中國人的共同歷史記憶，成為台灣民族主義者筆下流散在台灣的中國人。²⁸

但新住民論述的功能是巨大的，不僅僅是鎖住了外省人的身分，更重要的，是把祖先根本還沒有來過台灣的其他中國人，可以理所當然地視為另一個與台灣不相干的族群。原住民族成員抗議固抗議，他們這個集體身分的存在，遙遠卻強而有力地支撐了台灣人成為有別於大陸的「四大族群」，因為正是這個看似符合世界潮流，無人敢於撻其鋒的原住民族論述，讓祖先抵台時間成為決定性的參考點，才能終於把全部大陸上的人，都定義成不同的族群。被尊重的原住民族換取了某種憲法地位，但整體而言，尚未擺脫漢人的政治論述工具地位。於是乎，即使外省人是華人，本省閩南與客家也都是華人，但他們都似乎具有在其他華人所在地區所不可能有的族群身分，更不大可能是任何身在祖國的人所可能具有的族群身分。如果在台灣仍然有人自視為中國人，或把台灣當成復興基地，便可以逕行稱之為中國人，但中國人不屬於四大族群，則這種人也就是自外於台灣人或台灣主體意識。

有幾種人的存在挑戰了四大族群背後的祖先意識。一是四大族群之間的通婚，使得祖先的區別日益模糊。大陸新娘的來台，等於在製造一個新新住民，因為她們將作為後世子孫自我區隔的另一代祖先。台灣人遷居大陸構成另一個挑戰，使得原本只有台灣才可能定義出來的三個漢人族群，都出現在大陸，成

²⁷ 吳忻怡，《「多重現實」的建構：眷村，眷村人與眷村文學》，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學組碩士論文，1996年1月。

²⁸ 施正鋒，〈兩岸關係中的離散華人〉，輯於石之瑜（編），《家國之間：開展兩岸關係的能動機緣》（台北：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2003年），頁239-254。

爲大陸中國人概念之下的少數民族，甚至不再是少數民族，而是加入漢族。他們若真的大多數轉爲漢族，將使得台灣的三大族群區隔失去顯著性，台灣作爲一個單一的華人國家，也將失去一個獨特的祖先論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分享了共同的祖先。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自由時報》最不原諒移居大陸的台裔，²⁹推動獨立建國最力的台灣團結聯盟最不擔心兩岸民間交往受到 SARS 疫情影響，與他們關心台灣是否能產生有別於大陸的祖先意識，息息相關。³⁰

肆、僑務政策中的祖先論述

民進黨任命的第一任僑務委員初使擬將工作重點放在台灣新僑，引起海外華僑大量的不滿，迫使得僑委會進行安撫。在第一夫人吳淑珍訪美期間，因爲她對蔣宋美齡有言辭上的評論，以致於僑委會在僑社所舉辦之接待晚宴，竟空前地出現僑胞在隔街舉辦推崇宋美齡的盛大場面，十分尷尬。顯然僑委會夾在舊的復興基地論述與新的四大族群論述之間，不曉得自己應該作爲哪些僑民的祖國。從國內政治趨勢看來，中國的僑民已經不能等同於台灣的僑民，認同中國的華人應當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台灣。但另一方面，台北政府與海外華人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至今仍有代表海外華人的民意代表身居廟堂之上。這種身分上的尷尬在於，台灣作爲海外華人的祖國，其所能代表的中華文化是什麼。在僑委會呈現自己的網站上，它游移在復興基地與四大族群兩種中華文化認同之間，不能決定方向。

僑委會設立了中華民國海外華人服務網，³¹在「中華文化」項下，有 7 個子目錄，全部屬於固有文化的範疇：古典小說、玉石文化、歷代服飾、中國文

²⁹ 例見，社論，〈請注意梭羅教授對「中國熱」的當頭棒喝〉，《自由時報》，2001年10月7日3版；〈嚴防台灣經濟的慢性自殺行爲〉，《自由時報》，2002年8月13日3版；〈大膽開放會把中國的野心愈養愈大〉，《自由時報》，2002年6月20日3版；〈怪哉！朝野競相協助中國掏空台灣經濟？〉，《自由時報》，2002年6月17日3版。

³⁰ 如 2002年3月9日發起「反對八吋晶圓西進」大遊行。

³¹ 見 <http://www.ocac.gov.tw/> 這個網站的架設始於李登輝總統時期，亦即國民黨主政時期，民進黨執政後，並未大幅更新，因此國民黨晚期紛亂的認同論述，就繼續在民進黨政府接手後的網頁中保留下來。

字、詩詞之美、中華節慶與 24 節氣。在 24 節氣之下、介紹了「中國農民所重視的 24 節氣、並說明節氣制定的由來、及了解節氣與農業、漁業、民族的關係。」另比如在中國文字項下，又區分為 8 個點選的目錄：中國文字的歷史與演變、簡體字的影響、中國文字的構造、中國文字的寫法、中國文字書寫工具、中國書法之美、中國文字對其他文化的影響、學習中文前途大好等。其中，不但在國內政治中極度被避諱的「中國」兩字不斷出現，並且都是正面積極的描述，而僑委會則儼然是面對海外華人的台灣中華文化代表。關於中國字的描述，遠追歷史，儼然以中國人姿態發言，甚至與外國人相對，完全不像在憲法政策上所出現的用來區隔古今內外的文字設計：

中國文字是世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而且也是目前唯一仍在通行的古老文字。全世界至少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每天在使用這種文字，除了中國人之外，也有相當多外國人在學習中國文字。他們當中有些人，還是中國古代文字的專家呢！³²

僑委會在中華文化項下還提供了故事篇，其中分為 6 小類：中華民國的故事、清朝的故事、至聖先師孔子、孟子的故事、寓言故事、民間故事。將台灣的源頭隱然回溯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這在早年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裡，成為復興基地號召僑胞最有力的文化武器，但卻在今天的時空中顯得非常鮮明。尤其是孔子的故事，讓台灣文化有上承道統之意涵，慎終追遠的儒家道德，更是台灣民間重要的祭典指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俗篇，本篇更進一步將台灣文化與固有文化習俗聯繫在一起。根據民俗篇的內容，包括了各種各樣的傳統技藝：花燈、風箏、捏麵人、摺紙、皮影戲、歌仔戲、踢毬、扯鈴、香包、年畫、童玩、地方戲曲、跳繩、陀螺、篆刻、剪紙、中國結、國劇。不但所介紹的項目很有中國味，最重要的是，這些項目在台灣都有所維繫，有所呈現。華僑如果要找尋中國認同，在僑委會的網站上不乏充滿趣味的資訊。只是這個網站面對海外華人居多，面對國內政壇與民間的機會小，所以受到僑界與僑務既有脈絡的影響，就傾向提供一些可以滿足思鄉情懷的畫面。

³² 見 http://edu.ocac.gov.tw/culturechinese/vod01html/vod01_01.htm

另一方面，同樣在中華文化天地之下，也出現非常不像中國文化代表的資訊。在台灣篇的稀有植物項下，列舉的全都是台灣本身具有特色的植物。網頁先介紹了台灣的生長環境，接著就提供棋盤角樹、蓮葉桐、柿葉茶茱萸、台灣水韭、鵝鑾鼻大戟、水堯花、鐘萼木、艷紅子百合、八角蓮、紅樹林、一葉蘭、蝴蝶蘭、毛柿、錫蘭七指蕨、蘭嶼羅漢松、蘭嶼冬青、木藍、濱斑鳩菊、台灣蘇鐵。在稀有動物篇也是台灣特色盎然，包括長鬚山羊、台灣黑熊、台灣水鹿、梅花鹿、台灣獼猴、台灣山羌、穿山甲、石虎、台溫雲豹、帝雉、雪山草蜥、蘭嶼角鴉、台灣山椒魚、高身鯉魚、櫻花鉤吻鮭等。在鄉土小吃項下有屏東萬巒豬腳、台南擔仔麵、台南棺材板、台南鼎邊趖、台南肉粽、嘉義雞肉飯、北斗肉圓、鹿港蚵仔煎、新竹貢丸、基隆天婦羅等。這些資訊足讓海外華人窺得祖國若干現狀，具有豐富的本土性，但另一方面又有改造祖國這個概念內涵的作用。有一點類似四大族群的建構，使台灣作為華人的祖國，與大陸作為華人的祖國區隔開來，將台灣中華文化的內涵，定位在具備台灣特色的物件或對象上。

這個華僑資訊站上最值得談論的，是其中有一項名為「華人風雲錄」的次級網頁。³³這個網頁上的人物是怎麼選擇的固然有趣，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到底是誰，茲抄錄名單如下：科技界是李遠哲、李政道、楊世緘、陳正興；藝文界是賴秀峰、趙文寧、張惠妹、柯淑玲、周潤發、李小龍；學術界是李鎮源；教育界是胡玉林、陳維昭；綜合類有張稚鎔、孫立人、星雲法師；體育界有王貞治、黎鋒英、傅稜婷、關穎珊、江治忠、廖俊豪；政商界有蘇美美、陳洪福、劉醇逸、陳五福、殷琪、宗才怡。在這之中有成長於台灣的、大陸的、香港的、海外的，也有台灣的新住民與原住民；有過世的與在世的。不過，最重要的是，假如這些人之中有台灣的國民，網頁上列出台灣作為他們的「僑居地」。唯一的大陸來台人士是黎英鋒，但沒有目前居住在大陸的。如果台灣是僑居地，當然台灣本身也就屬於海外的範疇。但僑居地的定位畢竟引人側目，至少這是從華人祖國的角度看，才會得出僑居地這個對象。故曰陳維昭或故李

³³ <http://www.ocac.net/newocac/famous/honor.asp>

鎮源是以台灣為僑居地，他們的祖國就只能是大陸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了，而不能是歸類成僑居地的台灣了。

伍、台灣的海內華人？

陳芳明告訴我們，台灣人不屬於中國這個國家，他說的中國，應當是政治中國，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許歷農告訴我們，台灣人與大陸人有共同祖先，他們居住的地方，應該都是海外華人所認同的祖國。從政府領導人到政府機構，儘管對於台灣人的身分都有想法，可是在行動上都受到祖先意識的牽制。以致於要獨立建國的人忙於營造新的祖先意識，就算台灣人是華人，台灣人的祖先也必須是與世界上其他地方華人的祖先，在歷史回溯時分開來源。可是，這些意識上的調整面臨一個現實的問題，亦即如何面對原本被視為海外華人的僑民，以及他們眼中仍是中華文化正統所在的復興基地。一言以蔽之，台灣還是不是海外華人的祖國？對於認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政府領導高層而言，被海外華人當成是中國人的政府，的確非常尷尬。這樣的態度已經讓許多僑胞轉移效忠，去認同他們原本在政治上疏離的北京政府。由於海外華人確實與台灣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不論是血緣關係、商業投資、旅遊探親、返國求學、科技合作等等方面，台灣人與海外華人社會都是難以切割，假如台灣政府拋棄自己作為華人祖國的定位，不但立刻在海外產生此消彼長的態勢，同樣重要的是，與海外華人圈緊密聯繫的台灣社會，一定同時被牽動，而在已經炙熱的兩岸交流之上，還會更加往大陸靠攏。思及於此，台北高層仍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祖國。³⁴

海外華人的祖國是不是一定要是中國呢？這個問題在李總統時代就已經提上議程。台灣作為一個華人國家，儘管不屬於政治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一樣可以當海外華人的祖國嗎？台灣作為華人因而與中國人作為華人，以及海外華人作為華人的意義不同。所謂海外華人，只能是指其僑居地不是華人

³⁴ 陶允正，〈張富美再為僑胞分級說致歉〉，《聯合報》，2000年6月1日4版。

國家，而是由其他種族所主導的主權國家，但其祖先則是來華人國家的那些海外僑民。陳芳明所關切的重點所在，則是現代國家體制。在以主權國家為前提的分析中，中國人便是專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至於華人國家介於兩者之間，即凡僑居地是以華人為主要民族，且其祖先經追溯是來自於中國大陸者均屬之，但已經不以中國為祖國。在這樣的條件下，台灣獨立主張者眼中的台灣與新加坡，均可稱為是華人國家。主張台灣獨立甚為積極的張旭成，早在上一世紀的八零年代就提出新加坡模式作為兩岸關係的藍圖，³⁵就同樣是以主權國家為思考基礎，而不是以歷史文化為依據。（見下表）

表一·台灣人之華人屬性

祖國意識的對象		自己是否為海外華人祖國？	
		是	否
中國是否為	是	復興基地	海外華人
自己祖國？	否	海內華人	華人國家

依照過去台灣所流行的論述，台灣人是中國人的正統，是海外華人的祖國，這種定位，稱之為復興基地，則台灣人不宜以華人自居。但依照目前所流行的論述，台灣人是華人，但不是海外華人，又不是中國人，可以是若干海外華人的祖國，自己的祖先又另有所出之國，並非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之中國。基於此，台北政壇對台灣人的身分定位，可以稱之為是海內華人。

³⁵ 顏文門，〈一個普通餐會·一場政治對話〉，《聯合報》，1979年11月20日3版。

